

张承志

文学作品选集

散文卷

海南出版社

张承志

文学作品选集

散文卷

海南出版社

琼新登字 04 号

张承志文学作品选集（散文卷）

张承志 著

社 长 袁大川

责任编辑 洪 声

责任校对 樊 敏

*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105. 海口市滨海大道花园新村 20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8.125

字数：392 千 印数：5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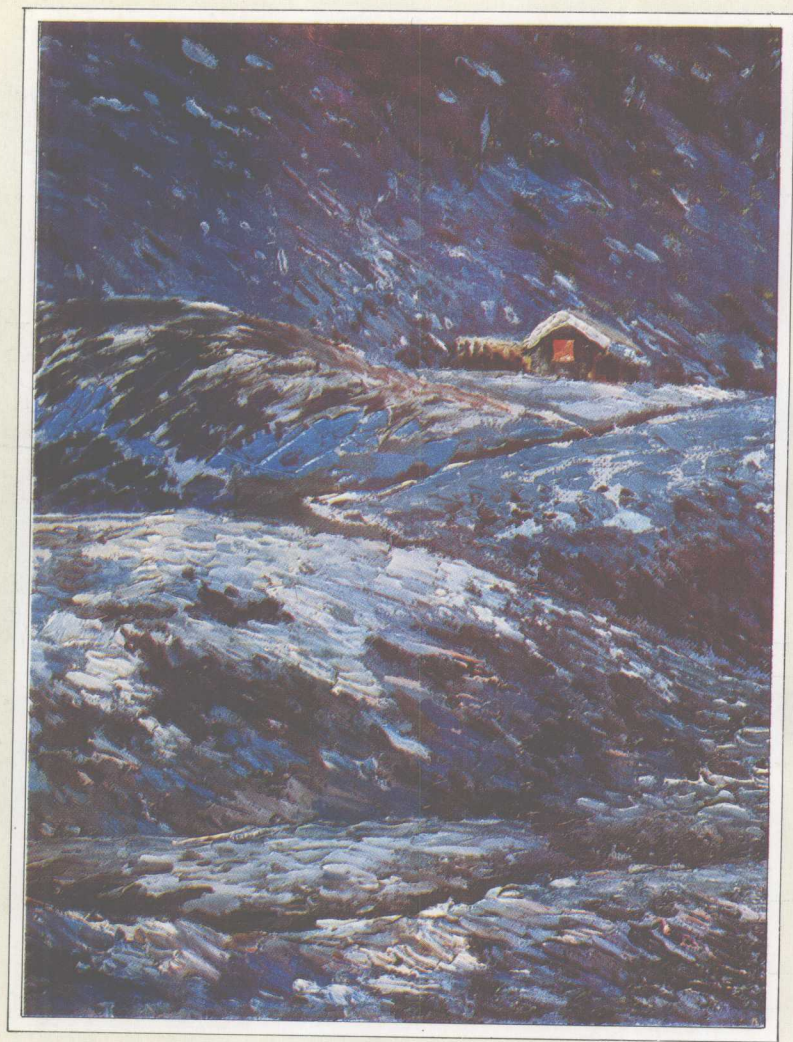
ISBN7—80590—771—4/I·81

定价：24.00 元

I 267/52



作者照



油 画 《黄泥小屋》
1988 年 46×38cm

目 录

第一辑

- 北方女人的印象..... (1)
- 听人读书..... (7)
- 最净的水..... (14)
- 锈铲..... (19)
- 又是春天..... (25)
- 初逢钢嘎·哈拉..... (30)
- 美文的沙漠..... (35)
- 对奏的夜曲..... (41)
- 午夜的鞍子..... (45)
- 静夜功课..... (53)
- 悼易水..... (56)
- 游牧的校园..... (60)
- 渡夜海记..... (65)
- 潮颂..... (71)
- 芳草野草..... (81)

○放浪于幻路	(85)
○狗的雕像	(99)
○致先生书	(111)
○天道立秋	(118)
○撕名片的方法	(122)
○无援的思想	(129)
○以笔为旗	(147)
○江南一叶	(150)
○心火	(154)
○背影	(161)
○离别西海固	(166)

第二辑

○木石守密	(178)
○绿风土	(186)
○神不在异国	(193)
○北马神伤	(203)
○杭盖怀李陵	(214)
○艺术即规避	(220)
○自由世界的一天	(233)
○日本留言	(247)

- 失去公园的伊朗兄弟..... (258)
- 真正的人是 X (262)
- 撕了你的签证回家..... (272)

第三辑

- 历史与心史..... (279)
- 黄土与金子..... (286)
- 沙里淘金再当儿童..... (294)
- 马的颜色..... (301)
- 心灵模式..... (303)
- 路上更觉故乡遥远..... (312)
- 时代的召唤与时代的限制..... (318)
- 三份没有印在书上的序言..... (327)
- 草原小说集自序..... (338)
- 新诗集自序..... (341)
- 岁末的总结..... (344)
- 禁锢的火焰色..... (354)
- 语言憧憬..... (376)
- 《神示的诗篇》序..... (394)
- 《热什哈尔》：拒绝现世的学术和艺术 (397)

第四辑

○如画的旅程.....	(409)
○饮虎池.....	(413)
○汗乌拉.....	(417)
○莫合烟与我.....	(420)
○火焰山小考.....	(428)
○日出天山外.....	(435)
○天山深处的铁渣.....	(438)
○汉家寨.....	(441)
○夏台之恋.....	(446)
○雪中六盘.....	(463)
○北庄的雪景.....	(466)
○金芦苇.....	(473)
○走向船厂.....	(482)
○起辇谷祭.....	(485)
○大河家.....	(488)
○爱花议.....	(492)
○枯水孟达峡.....	(498)
○危险的生命.....	(501)
○美女与厉鬼的风景.....	(504)
○金积堡.....	(507)
○感激沙沟.....	(512)

○圣山.....	(515)
○神往.....	(519)
○南国探访.....	(528)
○清洁的精神.....	(539)
○回民的黄土高原.....	(554)
○荒芜英雄路.....	(561)
○《张承志文学作品选集》编后记.....	(569)
○张承志著书目.....	(571)

北方女人的印象

从三年前初次闯入这条山沟，忽然一算已经不知来过几次了。这贫瘠绝地的红砂沟里，究竟有什么如此吸引了都会的我，在恍如磁场穿行身不由己的行动中，也一直没有仔细想过。但我并不在这里描写我感到的魅力。也许是人近中年就偏爱上了苍凉萧杀的风景，这赤裸山沟里一望伤目的人事景物也许暗合了我内心中的什么吧。

这里是在一种命定的失败之下，辈辈不绝地掀起狼烟烽火 的刚烈世界。只算清末民国，也有震撼中外的多少次大暴动大举义。每晚吃完了一碗浆水长面，在泥屋的树叶烧热的土坯炕上合盖着一条黑污棉被，我在昏黄摇曳的灯烛下总是暗自惊异——我正坐在同治农民战争的烈士后裔正中，我正被面对着国民党一个军前仆后继的英雄们敬着，坐在炕正中啊。

春去冬来，不知是偶然还是天意，只要我拐下斑白积雪的山崖，看见这熟悉的山沟正静静卧在一派茫茫雪海之间，仿佛在安详地等着我时，我总是悟到这又是一个冬日。

冬天里的回民山沟象一片峥嵘的海。连漫天大雪也遮挡不住穷窘寒怆，斑驳的村落象黑黑刺破雪层的杂树一样，散布在这个人所不知的世界。象已绝望，但不沉没，它们载着

那沉重得压陷了黄土的历史，随着阴晴巡化，随着雪浪积融，仿佛在海中不动地航行。

我的下乡方式简单。我来了；不象别人走了便不会回来。我又来了；他们看待我也不象看待别人。我只是天天和他们在昏黑的土炕上说到深夜，次日在泥屋里睡到日上三竿。我既不作考古研究也不搞文学访问。我在一群坐如黄土动则翻天的粗壮大汉中间呼吸几天，临别时骨子里便添了一分真正的硬气。

有一天我随口扯道：你们能行呢，在这么条干沟沟里住了硬是多少辈子呢，怕天下没谁治得你们这群男子。

不想他们嘿嘿笑了：

男人割韭菜的章程早割尽了呢。我们这搭早先只剩下妇人娃娃。

我忙问：这大山不是祖宗的家乡热土么？

他们解释说，老家籍在陕西哩，籍在甘肃哩，官家赶杀回民的时辰，男人杀的杀了，剩下的妇人娃娃给赶羊般赶进了这条沟。官家封上山再不理睬，想的怕是把女人娃们赶进了一座空坟。后来，妇人家争气，硬是把生下的娃一个一个喂大了，又把娃们的娃娃一个一个生下来喂上。

有人笑问：张老师，没听说过寡妇村么？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藏在灶房里门背后的那些主角。我听过的斩尽杀绝太多了。我听过了寡妇村无人村太多了。我因为已经走遍了这片山区所以我才能够震动：一些冥冥之中从不抛头露面的女人们，她们在不断制造着一个最强悍自尊的民族，靠着血的生殖和糠菜洋芋的乳水。

这样就能回忆蒙古了。在草原上当知识青年时我曾经那样地对我插包的额吉——感到兴趣。那真是一种吸引；直至十年里怀着对她的激动写得手酸，后来终于下决心在《金牧场》里写了她一遍，仍然觉得笔虽尽墨未浓——我为自己受到的这种吸引久久不能理解。

只有从宁夏归来，只有心里满盛着一个掩着脸面蒙尘沐土躲在灶房里煮着不见菜蔬的浆水长面的回族女人影子，心思倏地又变成蒙语的自问自答时，我才觉得品出了二十年前自己知识青年经历的一种意味。

一个知识青年插队的往事，到头来是该珍惜还是该诅咒、他的青春是失落了还是值得的，依我看只取决于他能否遇上一位母亲般的女性。

她们永远身怀着启示，就象她们能奇异地怀胎生育。

只要你有一颗承受启示的心，只要你天性能够感受——这样说对那些长恨自己没顶于插队浩劫的人是不是太轻巧了呢？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不关心他们的命运。我只关心我的感受，关心源源给我感受的，我远在草原的额吉。

用了二十年时间我总算搞清了，我眼前浮动着她一生中一个个鲜活的形象。十岁的她赤着脚，破袍子上系一根脏花布腰带。稚气未褪的她爬上太高的鞍子放羊去了。

二十岁的她有了第一个孩子。她把孩子裹在一块烂羊皮里听包外呼啸的风暴，她那时已经满脸冻疤神情憔悴了。

三十多岁她数数身边孩子闹成一团数不清；她怅惘地望着十岁的大女儿赤着脚，束住褴褛的小袍子爬上马背放羊

去了。

四十来岁时她盼着再抱一个真正吃奶的孩子。儿女们大了使她孤单得恐惧，她对我痴痴地反复说着，口气使我感到她把我也当成了一个婴儿。

五十来岁，六十来岁，如今她差不多七十岁了，她把门前的车、缸、毡片绳头把断腿的马失群的羊把烂醉的汉子都看成一种古怪可怜的小宝贝，她眼神里的不安和慈祥使人心醉。她突然接到通知说她当选了妇联代表和劳动模范，但她听不懂这通知，她蹒跚地晃动着白发走去劝那两条狗别打架。

我站在她的身边。一天我觉得自己象个英雄力士般站在她身边时，我突然忆起那年她在山坡上教我骑马；那时她就象此刻正一边爽声大笑一边高声嚷着的，她的儿媳妇一样。

我站在她的影子里看清了所有蒙古草原的女人。我深深地了解她们，我看见她们分别扮演着我额吉的十岁二十岁直至七十岁。

她们象一盘旋转不已的古老车轮，她们象循年枯荣的营盘印迹，在她们酷似的人生周始中，骑手和摔跤摔手们一代代纵马奔来了。

冬天快要逝尽时人心会惆怅。望着斑驳满地的残雪，人会觉得一年真地又过去了。雪是一种奇妙的东西；有了她的承浮或者覆盖，一切都是不易察觉的，而融雪时你会看见一种暴露的危险速度。大地在变黑时稳重地位移了一分，你在换装时筋骨肌肤都衰老了一寸。

这时启程去蒙古草地，那里的女人们笑容都疲惫了。

这时启程去回民山区，那里的女人们姿影都佝偻了。

海称儿她娘擦擦汗，她一说到回娘家总觉得是说一种开国盛典般的大事。咋个走法？走给就能行。我从娘家堡子嫁来这沟里。数数嘛娘家一共走给过两三次。都是走着，乘班车要花一个元。不远不远！只有两架山。抱个娃引个娃嚷着耍着就到咧。她说完不知为什么不好意思，她说得笑起来时，怀里的娃娃也嘻嘻笑了。说完笑完她就上山了，在斑驳残雪中她的影子象一页飘在海里的叶子。

额吉赶开了那两条狗，转过脸对着我时还是嗔嗔的表情。牧民轻淡土地只是牢牢盯着生命，我和她在一起时总意识到自己和狗呀羊的一样平凡。那个黄，它咳嗽，不是病，我早知道那天东山里跑来的那条狐狸有病。跑一跑停一停难道不是有病的狐狸吗？黄咬了它，那天夜里它咳嗽得我一夜没能睡。听说新来的女医生心肠好呢，你去给我求求那女医生行不行？哪怕只给两片药。我上马求医去了，踌躇着不知人家医生信不信我。我回头再望望额吉时，她点燃了包里的炊火，我觉得那烟雾弥漫的毡帐就象一条小船在草海里飘动。

二十年里我从北方的一角流浪到了另一角。我重复地看一些女人的生涯，渐渐觉得自己习惯了北方的景色。无论是草地的不尽单调还是黄土的酷旱伤人，我已经从中读到了一种真正女人的最深美色。

没有比这更撼动人心的美了。

太阳从东升起，积雪向西消融。从蒙古草原到黄土高原，从稚气不退的青春到成年之后的孤旅，我也象搭着一条命中的船向西走。尽数途中这渡我浮世的女性已经很难了，说清她们那平凡得无从着笔的事迹已经根本不能。冷眼看着都会里俗红艳绿的喧嚣，一个北方的男子有什么好说呢？

也许这片国土，也许这条笨大旧重的老船，也只是因为有了这无声无息的忍辱负重，才勉强维持了它的航程吧。

由于她们的生殖，十亿之中哪怕只有百万，也一定已经有了一支大军。他们会感铭着自己脚下的牺牲，在攻占了自己的彼岸时，涂掉英雄圣人的玷污，刻上她们无名的姓氏。

听人读书

有两件杯水车薪的小事，总想把它们记下备忘。其实备忘是不必的，因为已经顽固不弃地把它忆了这么久，记之纸笔毕竟还是因为感动——哪怕周围写大潮大势的多么热闹，我还是更重视自己这种真实的小小感情。

都是听孩子念书。

地隔千里，一处是北国边界乌珠穆沁草地，一处是贫瘠之冠的宁夏山区小村。

在内蒙插队到了那个年头，知识青年们的心已经散了。走后门当兵的第一股浪头打散了知识青年的决心，人的本质二十年一次地、突兀地出现在我们中间。

那时候，我们汗乌拉队的知识青年心气尚未磨褪，我们激烈地争论了几夭，一个口号出现了：“在根本利益上为牧民服务”。在这个口号之下，具有永久性利益的一些公益事业，比如小学的创办，中草药房及诊所的创办，还有原先也一直干着的盖定居点房屋、打深水井，就都落到了我们知识青年手里。

我因为这么一个不通顺的口号，懵懵懂懂地被安上民办汗乌拉小学教师的名字，给塞进了一群孩子当中。